

味，从窟窿里散出来，飘在这些围观者的头顶上。为了防止人失足跌进去，池上像创可贴一样横七竖八拉了几条黄色的塑料带，塑料带上印着黑色的字：Keep Out, 请勿进入！

小柯这才注意到花园里气氛不太对，那些衣冠楚楚的人都面色凝重，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旁边几个老太太脱了太阳镜，在抹眼泪，鼻尖红红的，看来已经哭了一会儿了。小柯不明就里，左问右听听，很快就大概知道出了什么事——前天傍晚，闭馆前保安发现锁园子的自动报警装置失常，下楼去找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就在那几分钟里，有人偷偷溜进园里，往金鱼池投了强漂白剂，把锦鲤都毒死了。保安从控制中心出来，没有再进花园查看，直接锁门，上警报走人。到第二天清早才看见池里飘满了死鱼。那些锦鲤已经养了近二十年，最大的身长近一米，横漂在水面发出难闻的恶臭。漂白剂把锦鲤身上的五彩鳞片都染成棕不棕灰不灰，大鱼死前想必在池里疼痛翻滚，有的撞折尾巴，有的撞破头，有的互咬互噬，死相凄惨恐怖。养鱼的几个园丁到场后抱头痛哭……MOMA 的管理员这才明白前一晚的报警装置失常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为的是造成清场后不立刻锁门这个疏漏，这是多么阴毒！策划得多么周密啊！

这么处心积虑杀几条鱼，为什么啊？

小柯平时不关心曼哈顿新闻。现在面对空空的鱼池，听旁边的衣冠楚楚的老人讲事件的由来，也吓了一跳。MOMA 花园外就是西五十六街，这时车流喧嚣，街对过的名品店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在夏天的傍晚光彩流离，橘色、粉红、乳白色、深紫色。仿佛穿过彩色的灯光，那些死掉的锦鲤会飘然而至，在流光溢彩的夜色中他们还会摇着尾巴，动一动背上有力的鳍，翩然而至。

小柯鼻子发酸。整池鱼被毒杀，这是他第二次看到。他去省城念高中时，父母的蔬菜生意还刚刚起步，鱼塘也只有一个，他们家是方圆百里内唯一一家养鱼的农户。从来没有养过草鱼，没想到运气很好，初春撒下鱼苗，一天天长势喜人，就等到入冬前大丰收，抽干水塘，捕鱼上市。善良的母亲准备村里左邻右舍每家送一条大鱼，大家都沾沾喜气，高兴一下。

秋末，一夜之后，死鱼漂满整个池塘。有人在

夜里往池塘里投毒杀光所有的鱼。

小柯猛地起身，装啤酒的透明塑料杯子滚落在地上，啤酒撒了一地。他没有像从前那样去捡塑料杯子，再扔进垃圾桶里。周围那些曼哈顿衣冠楚楚的文艺事儿妈们注意力都在花园中心的窟窿上，没有人看到小柯神色异样，也没有人指责他乱丢垃圾。

小柯觉得身体里有股力量在冲撞着，好像那个野兽要冲破躯体跑出来，他必须去找罗丹。他眼前都是无锡乡下的鱼塘里漂满了死鱼，耳边是妈妈在电话里大哭，他那时都没有掉过眼泪。现在泪水不停地涌进他的眼睛，他几乎看不清前面的路……霓虹灯里哭泣的鱼，手拉手的赤身裸体的人……这些被人搞死被人戕害的万物万灵，现在仿佛都悬在 MOMA 的顶上，看着小柯。世界正在完蛋，但小柯特别想有一个孩子。他要好好跟罗丹谈谈，不再畏畏缩缩。这个孩子会比他和罗丹都好，这个孩子就像一个小豹子那样，充满了活力。

小柯走到楼梯前，罗丹正慌慌张张地疾步走下来，她看到小柯脸上一副决绝的表情，好像刚刚吃了什么不健康的食物，正在找洗手间。罗丹一把抓住丈夫，说：“哎小柯，你脸色不好，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在找你！”说着她已经紧紧拉住他的手，往博物馆的大门外走。

那天晚上，小柯和罗丹在酒店里终于睡着了。一只豹子，从小柯和罗丹两人的身体里跳出来，静悄悄地坐在电视前的小沙发上。像往常一样，为了不吵醒屋里睡觉的人，它把电视开到静音，长尾巴顺势把卧室的门关上。豹子喜欢看电影，看悬念片、警匪片，或者那些二三流的色情片，画面中男女交配的场景，枪战后假的血像喷泉一样迸出来，豹子乐得胡须打颤，尾巴拍在地板上蓬蓬直响。如果有啤酒和盐水煮花生，就更好了。豹子打开酒店的小酒吧冰箱，开始吃里面的零食。

看完电视，它伸一个懒腰，然后走到阳台上，等着曙色破晓。金紫色的光线冲破远方黑暗的那一刻，它鼻翼颤动，闻到空气中一丝野蛮的气味，带着河床湿地的腐臭，从高速公路边还没有开发的草木中飘过来，它激动得浑身发抖，隔着阳台上的栏杆朝楼下长长地撒一泡尿。然后它就满意地回去睡觉了，留下桌上的空啤酒罐和零食的包装纸不管。🐆